

# 城市文学的边界、前瞻与不确定性

城市文学是个经久不衰的话题。何谓城市文学?似乎可以望文生义地去理解,就是写城市生活、传达城市情绪的作品。不过也没这么简单,首先,“进城”的人笔下的城市和土生土长的城里人笔下的完全不同,前者往往更加城市,有更多发现。其次,如果强调城市文学是对多年来乡村书写占比过大、过于雷同的抗拒,那么是不是意味着,今天的乡村书写真的到了最高处和最尽头了?第三,事实上新时期文学以来的几十年,大量作家因为读书等因素进城,然后落脚,在现实世界和情感世界里和乡村渐行渐远,但关于乡土的文字却越写越好。何谓城市文学?作家、出版人李黎与小说家赵志明就此展开对谈。

对  
话

1

李黎:我在想,我们现在的很多作家,虽然写着故土老家,但其中的方式方法、呼应对象和评价体系都是城市的,是现代西方小说体制,它能不能也算作某种城市文学?一种“城市化”的文学?

赵志明:我这两年接触城市文学比较多,一方面是因为我所供职的《青年文学》的“城市文学”栏目和“城市文学排行榜”;另一方面我也想努力尝试在小说中触及和表现当下的生活、情绪和思维,我其实很警惕对城市文学望文生义的理解。正如李敬泽老师在一次发言中提及的,未来已来,首先受到冲击的便是天经地义(大意)。这个观点引人深思,因为天经地义和望文生义背后的逻辑有相似之处。你首先提到乡村书写,我想索性就从这里展开。事实上,将城市文学和乡土文学比较来看,可能会更有意思——是比较,而非对立。相较于乡土文学的蔚然壮观,城市文学要显得单薄很多。然而,中国的乡土文学也并未达到最高处和最尽头,至今还未贡献出胡安·鲁尔福笔下的世界,即使现在出现了新的“山乡巨变”,也并未出现堂吉珂德主仆这样的形象。所以说,中国的乡村书写在这样的一个时代,反而孕育着文学的进阶,很值得期待。比如魏思孝,他完全从城市的外围撤退到了乡村的中心。如果有更多魏思孝,关于乡村的文本(其实也是当下,不过是场域不同而已),其呈现的丰富性和差异性,肯定不同于目前城市文学的单一和重复。但正因为城市文学遇到的窘境,才预示着城市文学近未来更大的可能性。

最近几年,以王占黑、顾湘、颜歌、林培源等人为代表,“小镇青年”及其写作的涌现让人期待。小镇更接近城市,更脱离乡村,拓宽了“城市文学”的范畴。将小镇纳入“城市文学”而非“乡土文学”,有其现实依据。那就是城市作为一个生命体是在不断扩张的,它在不断地扩大版图。由此,“地球村”的说法可能很快会被遗忘,会被“地球城市”取代。也许,在最后,地球蔓延成片的是一个巨无霸城市,再也没有乡村,只有据点。即使是据点,除了不具备城市的庞大,其元素都是城市的,其运行和城市也是同步的。不是卫星城市,而是迷你城市。这个迷你城市里,也许只生活着一个家庭或者一个人,甚至是一个AI。我理解的“城市文学”,现代性只是其一个相对于时间而凸显的属性。现代性和乡土文学一样,指向的是业已确定的概念和丰硕成果,而“城市文学”不容忽视的恰恰是前瞻性、未知性和不确定性。

李黎:把城市文学的参照物和对立面理清之后,可能会看到它的原貌或者方向。与其说它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,不如说它更突出当代性,毕竟,城市作为当代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的集大成者,是乡村等领域不能比拟的。而当代性、时代性等概念又是含糊

不定,它天然包含着回望、退守,甚至“归隐”等情绪与行为,反映在文本上,似乎又绕回到非常不城市的作品上。所以,城市文学似乎有一种无所不包的预设,但一个没有边界的概念似乎也难以成立。

赵志明:很遗憾,“城市文学”目前还没有清晰界定,我也不确定这样的界定会不会到来、在什么时候到来。这可能很多需要写作者甚至几代写作者的努力,就像“乡土文学”所经历的一样。然而,即使充分利用一些新元素,不管是将其作为小说的核心内容还是小说别出心裁的结构,都会面临一个尴尬,那就是看似时髦的东西很快会变得落伍,无论是利用邮件的形式串联起小说,还是写到比特币和极限运动,都会被人遗忘而无人问津。也因此,我总觉得,“城市文学”之所以还没有确立,不是因为缺少作品,而是缺少经典作品。目前,关于城市内容的书写在量上已经迎头赶上,在质上却有点停滞不前,缺少经典。不过,这更让人期待,因为众星捧月,充裕的作品可以视为精品,经典产生的前提。

如果我们对海量的城市文本失望,将之归为“伪城市文学”的范畴,岂不正应了一条哲学上的命题,证伪有时比证真容易,而证伪也在通向真。我举一个例子:乡村书写鼎盛时,地球上出了很多庄,比如王家庄,《地球上的王家庄》,一看名字就知道这是一篇极其自信、饱含野心的杰作。而城市文学极其欠缺这一点,作家们还不敢理直气壮地去写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、南京、武汉、成都。因为城市太大了,你在城市里生活十年,一条街都走不熟;二十年,一个区都摸不透;五十年,你都已经眼花缭乱了,像沙漏一样开始遗忘了;一百年,早已经搬进了公墓区。即使你的爷爷,你爷爷的爷爷是在城市里生活的,家学渊源,数代人口耳相传,你对城市的了解可能依旧管中窥豹。但是,对城市的全景式了解并不是小说家的使命。小说家考量的是人在城市里的遭遇、状态,不是生老病死爱恨情仇,而是有关生老病死爱恨情仇的点点滴滴,不是极力写城市之大,而是洞察其幽。

我相信,王朔的北京不同于老舍的北京,而徐则臣、石一枫、孙睿、孟小书的北京也不同于王朔的。金宇澄的上海可能和王安忆的上海有相似之处,但到了任晓雯、周嘉宁和栗鹿,她们笔下的上海与前辈的相异之处会更明显和更多。而当上海的顾湘搬到了赵桥村,北京的慢三搬到了常熟,北京的张着搬到了武汉,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,正如离开乡村的人通过回望发现了迥然不同的乡村,他们也会发现完全不一样的上海和北京。城市文学的如其所是,即排除现实和观念的种种干扰,以达到一种真实的深情。

2

李黎:中国的城市有极其单薄又特别复杂的一面,“我们用几

十年时间走过别的国家几百年的历程”,这必然导致大量重叠。伴随着几百年的商业化,城市里有宗族气氛浓郁的城中村;伴随着上百年的“进城”,太多城市核心部分都有大量的乡村元素,此外国际化、消费主义乃至娱乐至死又持续不断作用几乎所有的城市。这一切都让城市错综复杂,城市文学的复杂性目前有没有呼应城市眼下的复杂性?

赵志明:我相信伴随着大量显性的城市文学,肯定还有我们无法阅读到的城市文学作品。比如班宇,他在豆瓣深耕小说多年,在出名之前并未被文学圈内人所熟知,而他的小说不正是对应了东北重工业城市的衰落吗?中国城市的复杂性,就目前看来远不及中国的乡村。比如说语言,南京南城和北城的语言已经差别很大了,但在乡村,那是只要过条河,方言就会变。城市注定不可能有这样的丰富遗产,但城市会迎来突变和新生。宁波话、苏州话汇入上海,形成了上海话。上海话就是一种新生的语言。此外,热爱巴尔扎克和雨果的读者应该记得,行业工会催生的那种秘语和黑话。城市相比乡村,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,可以成为语言的熔炉,而非简单的继承,这对文学而言是非常丰富的沃土和温床。

我还想补充一点,中国的城市,不管是省会城市,还是地县级市,都是趋同的,因为商业化,也因为城市的场域,还有教育等种种因素。但乡村是坚守的,是稳固的,轻易不会做出改变。南京和西安的差别,南京和江苏省内一个乡村的差别,西安和陕西省内一个乡村的差别,江苏省内一个乡村和陕西省内一个乡村的差别,大家可以试着去比较一下。也因此,以乡村都通上信息高速为分界线,我们或许可以更加理解,为什么以前的很多小说大家都有“土味”,而城市文学的经典作品可能还会让我们等待很长时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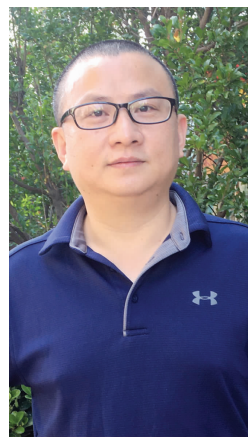
李黎:我觉得所有的类型文学都是城市文学,无一例外。你们的“城市文学排行榜”目前似乎仅仅考虑了科幻小说,对其他类型文学好像没有涉及。相反我认为科幻小说恰恰不该纳入城市文学,在前沿科技和日常生活纠缠与融合的当下,科幻小说应该自成一家。

赵志明:《青年文学》能在每一年的12月如期发布城市文学排行榜,离不开兄弟刊物的大力支持。但也正因为如此,榜单也就只能从这些推荐作品中产生。挂一漏万在所难免,你提到的类型文学的暂时缺失也确实是遗憾。我个人是非常看好类型文学的,类型文学就是好看,能引人入胜,让人欲罢不能。对于读者来说,好看才是硬道理。这一点目前看来似乎还很难在写作者中达成共识,我只希望有志于类型小说创作的人,能贯彻这一点。好看,不仅在于精彩的故事,还在于优美的语言。言之无文,行而不远。这句话放在文学创作中尤其重要。科幻小说我读得相对不多,在这里不



李黎

1980年生于南京郊县,2001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,现供职于出版社。出版小说集《拆迁人》《水群星闪耀时》。《读家对谈》栏目嘉宾主持。



赵志明

江苏溧阳人,70后作家,出版小说集《我亲爱的精神病患者》《万物停止生长时》《无影人》《中国怪谈》《帝匠匠心》等。

敢置喙。还是就“城市文学排行榜”榜单中出现科幻小说一事解释一下。首先,这是评委从推荐的几百篇小说中投票选出来的。当我看到这个结果时,其实是非常高兴的。一来,我们的初审评委和终审评委并没有轻视类型文学或科幻小说,我相信如果有符合条件的其他类型小说,他们自然也会大力推荐。二来,我们提出“城市文学”这一主张并推出“城市文学排行榜”,在很大程度上是立足当下着眼未来的。科幻文学作为近未来文学,前瞻性和预言性也是其非常重要的特征。鉴于此,“城市文学排行榜”中出现科幻小说不足为怪。至于科幻小说应不应该能不能自成一派,就不是我所能参与讨论的了。我只希望中国的科幻小说能不断完善,不断改进,因为我真的很喜欢看烧脑小说。说到前沿科技与日常生活纠缠与融合的现实及趋势,我觉得这也理当成为“城市文学”所着力呈现的内容。

3

李黎:卡尔维诺写过《看不见的城市》,前面你也说,城市庞大而流动,难以看清全貌。现在,巨大的互联网把城市笼罩了,互联网已经从早期的新鲜、新潮和精英,变成了寻常的文化消费场域,最近更是以购物之名全面渗入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。城市越来越像是虚拟的,难以被看清的,此前关于城市的一些符号,酒吧霓虹红男绿女高楼深宅等等都在模糊,新的符号在出现,比如“快递小哥”,既有一种早期产业工人的属性,又非常超现实,既是真实的生命,又像虚构的符号,这是否也是城市文学的某种对应?

赵志明:格林·丹尼尔在《最初的文明》一书中指出,人类文明的首要标准是出现城市。我在写《黄帝》一书查阅资料时也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细节,即蚩尤部落在采铜的地方构筑了城市,同时也是军事重镇。黄帝部落的族裔而居逐渐形成城市的过程中,井是关键因素,一井之内,八家为邻,三邻为朋,三朋为里,五里为邑,十邑为都。由此可见,冶炼和挖井等技术在城市出现中的重要作用。然而,经历了几次技术革命之后,科技对人的反噬作用会越来越明显。比如互联网。在互联网刚刚普及的时候,我们警惕的可能只是互联网用户顶着ID的胡言乱语和胡作非为,但等到网民这一称呼落地生根之后,我们会发现情况要严重得多。

互联网利用虚拟空间,利用用户的两种身份,可能会对几年来的家庭、民族和国家概念形成巨大的冲击。像快递小哥,近来的一些事件表明,大数据可能在采集他们的劳动和工作,为后续推出的AI服务做准备。也就是说,“快递小哥”很有可能被资本和科技强行训练成一种“半人半AI”的工具,成为AI时代的一种过渡性试验品。这是此前流水线工人所没有体现出的新形态。回到城市和乡村这两种场域上,是不是也可以这么说,乡村在很大程度上是“望天收”,而城市是“精密计算的”,乡村的自足很多时候表现为一种自我散漫,城市的理性和科学精神却全天候地不近人情,甚至很有可能率先呈现出“反人性”的一面。在这一点上,我认为城市文学首先是人文的,而会坚定地站在人的立场,既不会不遗余力地赞美“科技改变生活”“生活可以更美的”,也会对危险的以人为工具和算力的趋势勇敢说“不”。